

14

V
B620.78
C46.1

陳太史昭代經濟言卷之十四

思皇周應選

南海秋濤陳子壯輯 浙汜仲因陳鼎新叅訂

天虞金階升

謝朝佐

字劍雲閩中建
州人官拜御史

冊立東宮

刪請冊立東宮。另請出閣講學。則詞意渾融。
自崇禎元。說到交構。与初接。反更拒絕。

臣惟 國家之敗恒由左右之獻諛而疾疾之消每
資於藥石之苦口故夏禹至聖韜韞常懸虞舜大智

通言必察用能衆善安收敷施允當寶曆賴以綿長
職此道也臣等於建立一事再三懇禱未蒙皇上
批行豈不欲阿意順旨以投皇上之悅而顧批鱗
觸忌以犯皇上之怒哉然臣等言官也言官則言
責攸係言官不言更誰有任其言者昔周任有言曰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夫亦譏默默
者之誤君誤國爾則臣等抑何敢噤口而依違以觀
望也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此不易之定分臣前疏解

之詳矣卽胡安國所云夕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
者此也故我太祖高皇帝天縱聰明諸凡創建無
所沿襲而於建立大典未嘗師心移易洋洋乎統緒
昭明固萬世之龜鑑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寧
謂陛下舉祖宗相傳之心法一旦而頓廢之乎
知必不然顧旣克遵祖制矣而竟不頒建儲之旨竊
恐猶豫滋多變遷不測或有讒人交構其間而鉅典
壞矣豈惟天下臣工私爲皇太子危疑卽皇太

危言亦是
卓識

援引切當
于國本深
有關係具
見忠懇

又危言動

子之心亦未必不危疑也。昔魯莊公生於桓公六年，
春秋從而筆之曰：九月丁卯，子同生。夫始生卽書，謂
何早定國本也。始生猶書以爲國本計，寧謂皇太
子睿齡近已有一十有二，尚于天下之本汎汎然若
輕舟之飄搖乎哉。尤有異焉。齊桓公少長之分未明，
終至五子爭立，干戈不休。談者謂其德薄流卑，伯功
宜爾。今陛下王道規恢，超軼伯功，萬萬固不至如
齊桓之廢長立幼。然日月倏忽，怠緩啓憂，卽陛下

無齊桓之心，將不涉齊桓之迹哉。迹可疑，則衆口難
杜。此臣等甘觸雷霆之怒，冒斧鉞之誅，無敢依阿，湏
忍效全軀保妻子者所爲。而一而再而三，必冀以回
皇上之蔽而后已也。管季文子三思后行，孔子聞之，
曰：再斯可矣。蓋人情思太多，則私意起，事機去。今冊
立之事，亦待三思耶？不待三思耶？如以爲不必三思，
胡不速渙綸音，如以爲必待三思，則陛下閱臣
等奏疏，豈無一經目一注心而思又寧止三也耶？從

古以來士庶之子八歲卽入小學父母爲之擇嚴師
訓正道况皇太子身有宗社生靈之寄四海九州
之托青宮毓德此正其時出閣講學已踰其期奈何
尚爾躊躇忍使之廢時失學哉請以一身喻皇太
子身之腹心也四海蒼生身之肢節也腹心安則肢
節調腹心搖則肢節潰此固庸醫視以爲無事而倉
公扁鵲望之而却步者矧今寧夏之俘雖獻關白之
亂未除安知四海無所窺伺而動乎伏乞陛下採

葑菲之言弘滄海之量勿以臣言爲瀆勿以大典爲
輕速勅輔臣九卿科道公同會議擇吉冊立以
承大統以安人心萬世治安之道端在此矣

星變修省

刪

陛下聰明天縱德器夙成臨御以來勵精圖治經
筵日御恭已臨朝庶幾大有爲之主夫何三四年
間漸生厭倦朝講久廢廟祀不親定省久疎賢人
屏逐儲位未正寵幸逾涯邊報日馳而長夜飛觴

言人所不
敢言

如故。君臣情隔而留中章奏益多天怒于上而不知民嗟于下而不聞咫尺。天顏如同萬里向非天心示儆何以感悟。聖心今者彗星告變。皇心儆惕期共修省以回天意所以懲既往玩愒之習而保萬世之治安者將在斯矣。謂非天心之仁愛乎。當此時也大小臣工日翹首跂足以望陛下維新之治臣意陛下必下求言之詔悔已往之失早朝晏罷毋敢逸豫。召對大臣面圖治理如何而可以

弭變舉諸臣之忠言讜論一一而施行之乃可以見聖心之儆惕修省之實政也。顧旬日以來猶然深居九重未見改弦易轍悔過自新諸臣之疏非晉中不下則曰知道了而已矣。曾未有次第施行者臣不知陛下之儆惕者何在而上天之示譴可以虛文而挽回之乎。夫人君所畏者天苟天變不畏則何事不可爲者。昔人謂怒予之天猶可爲忘予之天不可爲怒之者。猶有仁愛之心也。怒而不改終至于忘。

痛哭流涕
之談出自
忠肝不亞
賈太傅常
罕

而國事去矣。語曰：不見其形，先察其影。陛下視今日之天下，其時事之孔棘，何如哉？緬賊猖獗於雲南，長昂跳梁于冀北，安兔狂逞于宣鎮，倭奴大肆于朝鮮，浙直閩廣登來天津等處，聞有島夷聲勢，在在有于隣之震，而畿輔之饑，葦相望，淮徐之洪水爲災，欲議餉而餉稱艱，欲調兵而兵又乏，甚至一時烏合之衆，又多鼓譟之虞，而內外大小臣工，彼此猜疑，精神不貫，至于宮闈之內，元良未建，又有蕭牆之

憂，譬如人之一身，腹心肢節，盡皆受病，而且諱疾忌醫，即使倉公扁鵲，亦無如之何矣。陛下誠思及此，可不爲寒心哉？矧自近時災異疊見，薊門則有地震，張掖則天鼓鳴，大火照山，流星墜地，而今又有彗星之變，占者以爲主兵，此皆災變之大者，考之徃史，變不虛生，必有感召，此雖天心之仁愛，亦在人君修省之何如耳。若能篤格天之實心，行格天之實政，則一念感召，自可轉災爲祥，是以宋景一發善言，妖星退

舍商湯六事自責，早化豐年。不然，而徒事虛文，則反爲褻天而無窮之隱憂。更有不可勝言者。臣願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思應天之以實，慨往者之莫及，冀來者之可追。無事虛文，務修實政。建元良以重國本，勤朝講以通下情，親廟祀以慰祖宗之靈，時定省以修承歡之禮。召直臣以作敢言之氣，下章奏以防壅蔽之階。再乞下詔求言，虛心採納。閣部大臣時賜召對，舉軍民之利病，問閭閻之疾苦。凡有關於治亂而係于安危者，悉得上聞，并勅文武諸臣各修職業，以自省其有曠官廢職者，罷而黜之以勵其餘。如是，天心有不感格，變異有不潛消者，臣不信也。

御史巡行切務

刪

臣惟當今之世，莫重于臺臣者。以臺臣欽承簡命，按歷一方，考吏治之污隆，察民情之休戚，彰善癉惡，理枉申冤，責至鉅也。風紀不振，則無以肅吏治而安

昔廟堂石
畫不僅延
行切務

民生申飭不嚴則無以昭畫一而垂法守此地方安
危之所關天下治亂之所係烏可視為末務而不為
之一申飭乎臣敢以御史巡行切務謹謁膚見而備
陳之一曰節財用一曰恤民力一曰修實政一曰布
公道何謂之節財用夫山林不能供野火江海不能
實漏卮勢也况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
此尤一定之理邇年以來糜費殆盡差遣頻煩交際
往返冗員冗役日肆誅求此數者皆所以耗財也語

曰涓涓不竭將至江河有限之財其何以供無窮之
用手頻歲災沴財力詘甚一鎰一銖皆民膏脂脫不
痛加節省而輕用之彼州縣之官豈能鬼運而神輸
勢必派之于民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故臣以為財
用宜節是所當申飭者也何謂之恤民力夫民力之
疲莫甚于夫馬夫馬之供應分也而其所以至於疲
者蓋有由矣蓋一省司道各府官至夥也而經歷所
至輒以夫馬交界接替有候一二日而始至者有候

凡事
公可爲
矣

三四日而始至者其至也止計一日之差而守候之苦日用之費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在衝途猶可酸鼻雖屢經申飭一縣徑送一縣不許交界接替以少寬民力而御史不自以身先之何以督責司道與各府哉故臣以爲民力宜恤也是所當申飭者也何謂之修實政夫虛文之爲害也久矣近時以來人心不古虛文日滋陽爲節省而陰實狼貪外逞風裁而中實傾險上以虛而求之下以虛而應之彼此相沿以爲

二天之說
有一路之
笑不顧也

故事而惛惛無華之士則以榻茸目之求其膏澤之及民者寥寥不多見也好尚如此是上已樹之標而立之的柰之何欲下之不以虛文是競乎必也考其實政毋事虛文庶幾魚目不得以混珠砥礪不得以亂玉故臣以爲實政宜修也是所當申飭者也何謂之布公道夫舉刺之典所以進賢退不肖非可以私意與者而或漏網于兩司或寬縱乎科甲或陰庇乎鄉舊是以國家之公典徇一已之私情彼不肖之夫

抑何所憚而不爲民害也。甚有寄耳目于匪人任愛、憎爲毀譽賢否倒置是非失真刺不足以示懲舉不足以昭勸吏治之所以日隳民生之所以不安率由于此。故臣以爲舉刺宜公也是所當申飭者也。方今海內人心喁喁望治而此四者乃御史巡行之切務風紀之最先伏乞勅下遵行其于吏治民生未必無小裨矣。

勞堪

城塞說

全

本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緩也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入則于馬邑開樂浪玄菟當時非之我朝反是然則我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夫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爲隣宣府與遼

東隔絕。亟亟圖營以實。後背猶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窠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爲絕塞。失時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徙三衛當在國初。爲絕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國初三衛之置。根本未深。而開平之廬舍未廢。且北虜遠遁。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化弘治之間。北虜數貢邊警。罕聞年穀屢登。塞下殷富。彼時若城京後。虜旣不與我競。我亦力足

辦之。紆直進退。卽少有涉于三衛。三衛蔑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爲樂土。而開平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爲我有。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衛矣。又邊警所急。慎在宣大。禍發有形。難先未兆。而京後尺寸棄取之間。三衛興尤以爲厲已。故曰失時可憾也。然則宜如何。曰宣大不可不城。所謂白刃在前也。宣大旣城。戰守斯議。謹哨望于登陴。伏精銳于半道。叩垣則矢石備施。以爲守。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爲戰。此之爲

宣大計也。而以其閑暇。大城京後。慮版築之屢興。則寬其諸役。恐三衛之有競。則啗以微資。土可築。則土築。而磚甃繼施。石可剏。則剏石。而灰灌必慎。自居庸抵山海。以爲袤。遍其下列。堡寨以爲援。先之以京營。出戍。繼之以招募成家。蓋盡天下之力。爲之。而不以煩費阻。與遷都較輕重。而不以勞難輟也。是則失時可憾。而救時有要也。然有謂長城無益于疆宇者。何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墾也。一騎長驅。耕夫鼠竄。耕具牛畜。俱爲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爲息虜也。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暮取數人。焉驅而入之虜。夫塞田不墾。則粟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丁不息。則地愈孤。非惟伍失者無從補。而虜幕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之未城也。塞下粟有斗數錢者乎。塞下人有舍內郡而願僦居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爲官戰守者乎。一遇伍缺。清

內拘攝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百彙集者乎帑金至重也輦輸有遇掠者矣巡察使憲臣也行部有遇害者矣赴簿計卽如探虎穴轉商賈卽如臨重壘洪蔚內地也虜至境而烽火不聞朔方開府也虜入塞而聲聞永隔今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虜終不能入塞乎曰何言終不入也堤水而浸潰必有方引繩而牽斷必有處長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

集也粟入多也生息蕃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之易爲調伏爲應援突擊也虜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嗟夫守不密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旣入則有戰言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爲國者乎故謹詰邊之令以嚴乘塞之時精團練之兵以待農隙之入申堡塞之約以盡清野之實固京後之防以居萬乘之重可戰可守斯故策之中也而近時邊將不求備其所未備顧曰未塞之前虜惟小犯旣塞

之後必求大舉。小犯易遏。大舉難支。則是以大舉爲塞致也。嗟夫。城塞以止驅。猶服藥以已疾。小犯必至。大舉猶細症。必至沉疴也。以城塞之遏小犯爲致大舉。則將以服藥之已細症爲致沉疴乎。繆也甚矣。

民堡說

全

昔晁錯爲文帝畫備戎之策。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具以備之。以便爲高城深池。具蘭石布渠。谷又曰。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夫錯通事變。審機權。漢智囊也。其所圖畫。城城而已。則所謂實勝。不爲誇詞者歟。夫自井田之制廢。而地險盡夷。封建之典隳。而兵力大弱。塞鄙之地。密邇異類。吞噬日聞。必待烽火。徹于甘泉。六軍屯于細柳。然後徐興問罪。執言田禽。則塞地赤矣。故曰。百戰百勝。不若先爲不可勝。以待之。先爲不可勝。則城其首務也。嗟夫。錯之爲文。帝畫也。時值其難。姑舉其大。乃今而用錯畫。則時易。

而當致其詳。功半而効倍之者也。何者？楚漢兵爭，燕代反覆，漢其時塞口至絕少。夫錯首言更踐之無功，次陳謫戍之賈怨，立拜爵之科，開贖罪之路，多方以求，俱無人也。調立城邑，毋下千家，慮不守也。乃若今府則生養既久，戶口大滋，由塞垣以達畿輔，林林總總，不憂無人也。郡邑基布，不憂不守也。所慮者村落之民耕作之輩耳。徙之城市，則奪我農時，任其便安，則遭罹虜患。故必鄉爲之堡，而家教之守，鄉爲之堡。險在地者也。家教之守，險在人者也。在地者宜固，在人者宜周。蓋嘗尤諸前圖事者矣。宣德之間，虜警絕音，塞宜賊也，而不城。成化弘治之間，塞田屢稔，鄉宜堡也，而不堡。弘治正德之間，虜馬擾矣，民亦漸爲堡矣。官宜爲之制也，而不制。塞宜爲城而不城，則疆場伸縮之間，形勢之憾生矣。鄉宜爲堡而不堡，則胡馬數警之後，奔命之疲急矣。官宜爲制而不制，則力徒勞，財徒費，堡名而不實矣。夫凡民者，圖其近而忘其

遠安于常而不知變者也。官不爲制則仞餘以爲崇、雉數以爲廣、剝落以爲堅、危逼以爲安、又富者侈其、慾、貧者玩其期、狡者舞其智、武斷者逞其僭、是故塞下堡無一可式者也。道理不于相去之遠近也。形勢不于首尾之應援也。丁口不于集聚之衆寡也。智勇不于夙昔之遘別也。古人曰、有生地有死地、謂其可以生人可以死人也。然則近日之堡固非生人者歟。今之言禦虜者曰、選精銳以衝其中、虛是之謂戰、城塞垣以遏之境、上是之爲守、而必終之堅壁清野、夫言戰日養士矣、言守日城塞矣、至言堅壁清野、則惟付之虛文可乎。夫民堡不固、是壁不堅也。虜入有獲、是野不清也。知戰而不知固、民堡不殖其根而長枝葉者也。知城塞而不知固、民堡不去其餌而欲止魚者也。烏可得乎。嗟夫、欲戰必先守、欲守必先清野、欲清野必先堅壁、一定之畫也。城民堡而約之制、團丁壯而教之戰、以民堡之固、不固、稽守令保障之功、以

團丁之精不精。察守令佚使之績。必使虜至塞。不能入也。入無所掠也。至不能入。則亡費。入無所掠。則饑疲衝其中。虛邀其情。歸此其時也。

虜情說

國初以至於今。虜勢強弱之不同。其爲中國害。亦屢遷變易而不一也。知虜之所以爲害。而我之所以思患預防者。不有道乎。夫自妥懽旣奔。愛會再竄。成祖奮三擊之威。魯台送軍門之款。虜真脅肩屏息。潛

伏窮荒矣。而東勝之守不嚴。開平之餉難繼。疆場出入。胡騎數臨。馬直興尤。血刃屢見。虜蓋浸強焉。及夫英皇旋軫。諸將協謀。宣大之長城始繕。脫脫之貢使數入。虜亦貪漢財物。希復內犯矣。而大節之部漸蕃。火節之詐屢售。威遠肆毒。姚信敗謀。虞嶺失機。張俊殞首。則虜勢愈勃然焉。近年以來。虜我丁口。生養日滋。登我版人。虛實盡諳。吉囊俺荅。號稱梟雄。把都青台。盡領部落。每一入寇。動稱十萬。揚塵垣塞。聲弦鳴

雷視前爲何如也。故曰：虜勢強弱之不同。然其初爲寇也，有乘驕馬持木兵者矣。同隙則進，兵出則走矣。遇堡砦戒備，遇大鄉落疑畏不敢入矣。而繼也則振轡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衆標掠。此一變易也。然尚未攻堡也。邊人曰：堡斯免矣。又其繼也，則分道直前，蔑視我衆，殿數百以羈全營，分千萬以震零堡。此又一變易也。然所破者百之一二耳。邊人曰：堡稍嚴整，斯免矣。而今也，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方數十

里。莫測音耗，鉄騎外馳，輟軼營壘，步兵內集，肉薄墜隄，所過無不盡之。鄉所攻無不破之堡，則又一變易也。又其始掠騎畜得粟，不知炊而食矣。繼則入鄉必剽，害得粟必囊往。今乃入秋，揉禾旣揉，舂米是漸知粒食也。又其始掠婦女，遇男子多褫其衣，縱之。繼則嬰稚必掠，丁壯必戮。今乃婦女老醜者亦戮，丁壯有藝能者亦掠。是漸知集衆也。又其始掠布帛，繼則取刃器取釜。今乃接戰奪甲，得車焚輪。是漸知貴鉄也。

又其始獲丁口重役之不堪役者多謀歸正繼則妻
之妻遺之畜今乃拔盡力者授之部曲使將是漸知
用長也又其始恃馬力聞炮聲奔見燃鎗避繼則以
數騎誘我矢石俟乏乃進今乃肩門闔抗木牌突來
薄陣矣是漸知避火器也又其始以攻墩恐墩卒求
援鋒繼則有交餽今乃易買櫛具是漸知廣奸細也
又其始未嘗用步兵今則步騎雜至未嘗用我人戰
今則驅破堡之丁攻不下之堡或約言開門皆大有

變易也而其重者則始也志邊塞庚子辛丑志山西
甲辰志真保定今則每每聲京師諸關廂故曰虜之
爲害屢遷變易而不一也夫虜勢始弱而今強備之
自宜有加爲害變易而不一則夫相機酬應以爲勝
畧者固不可膠于故轍也夫過無不攻之堡矣而舊
堡大不數雉高不數仞者莫之易攻無不破之堡矣
而新堡敵臺不加角臺不制者莫之舉虜知粒食矣
將無食馬之耗而我馬顧日削虜知用長矣當有意

外之變而邊人顧日困。虜知貴鉄矣。而我不求濟于
短兵薄刃之外。虜知集衆矣。而我不求逞于離交間
好之策。虜知避火器矣。而我火器愈不精。虜知廣奸
細矣。而我奸細愈不詰。以至虜用步而衆我用騎。而
寡虜驅我攻我。而逸我絕彼通貢。而勞彼志山西真
保四關。廂以騷動我。而我勒燕然。擣賀蘭。曾不一置
諸口奚可哉。故曰知虜之所以爲害。而我之思患預
防者有道也。抑又有說焉。天下之事。備于未兆者爲
力易。已兆者爲力難。圖于始作者其禍淺。已成者其
禍深。虜之所以屢遷變易而不一者。大率中國人爲
之謀也。大同之捕戮尚存。思憶鄉貨掠口之恩。養日
厚。絕念首丘。是故石天爵之奉使求貢。王三之糾虜
犯邊。利比西成。榮同晝錦。于是餽虜以肥甘。衣虜以
輕便。而虜一一中之嗜慕愛悅。以從其言而逞其慾。
曰數舉則數舉。曰深入則深入。堡可攻則攻。堡陣可
陷則陷。陣于戲其亦幸。而志擄掠也。幸而思鄉貨貴。

布帛子女也不幸而他有志焉則將如之何哉。備其
未兆圖其始作是在體國者夫。

許

國

字穎陽南直歙縣人官進
建極殿大學士謚文穆公

實邊論

全

今之患邊防者非其邊防之弛也。又非將無其人。兵
有不足也。失在邊儲之不充。夫胡騎憑陵如風雨之
至。我軍人馬當之。往往辟易。卽有城堡星散。四布各
鎮所控制不下數千里。而屯卒不滿萬。又主帥往
往挑以自衛。列卒而守。番休而更。大約數里而一人。
然且老弱疲餒。不任干戈。以此而當強胡。猶驅羊以

抗虎也。兵法曰：我專敵分。今虜率數十萬，合爲一屯。我以數千之衆，畫地而守。此其衆寡不敵，卽有倉卒。勢胡以支。今北邊之民，其飲食畧與匈奴同。卒然有急，懸金召募，卽萬人可立具。然而領邊鎮者，特苦于無資，且不能用其衆，何敢議召募乎？夫將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何也？蓋其权在賞罰，且必賞給而後罰可行。今卽聚兵而練之，分曹用射，勝者有賞，不勝者有罰。射卽中勝矣，亡金帛之賞，乃欲薄責其不勝者，而

鞭箠之，豈人情乎？又大者幸得當虜，出萬死一生之力，博數級之功，歸而論賞，徒具虛名，未有寸帛一金之利，不幸而少挫，則執而論死，又豈人情乎？如是則以賞之不充而併廢其罰矣。賞罰一廢，尚安得而用之？且世之驍雄跣跣之士，多不閑于理法，入則聞鷄走狗，出則斬將搴旗，是安得以儒生節儉之事說之？令俛首轅下哉。今邊將旣束縛于文吏，能不得展叅拜伏謁，稍不如禮，則以失律當之，又復約其家丁

禁不得錦衣珍食如曩時豪橫態。且欲彼恂恂如書
生耶。則烽燧石矢之地。將安用之。用之烽燧石矢之
地。又欲約節其衣食。彼烏可得用也。將莫先于用間。
今使之深入胡地。而得其情。控弦之所。駐鳴鏑之所。
向皆未發。而先覺。然後可以備之。頃者虜或薄郊關。
而諸鎮未之聞也。穴墻堡突入壘下。而主將不之覺
也。何則。無間故也。夫間者。譬之垂餌虎口。非厚賞何
以用之。今又以賞之不充。而廢間矣。故曰。非邊防之
地也。非兵不足也。非將無人也。夫在邊儲之不充。邊
儲充然後可以用其衆矣。

李廷機

8

九邊屯政考

全

夫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政矣。

國家九邊之地

肥沃可種者悉爲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綿

亘數千里于焉耕耨。于焉捍禦。蓋卽古寓兵于農之

遺。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重華。諸臣

之所嘗收其利者。二百餘年。聖明憂勤于上。耆碩

擘畫于下。將臣經畧于外。謀士講求于內。則惟屯政

爲孜孜。顧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高皇帝閔海內之艱。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言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剏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旣寧。撤守關士卒。僅僅備譏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沁州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土雖不足。而足于桑棗柿栗矣。地利

如此。其盡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爲市牛。鑄器。至欲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土不拘。土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謂將領能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勤力。軫恤如此。其殷也。以寧夏積谷獨多。降勅獎諭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明也。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宣宗初大同。摠兵鄭享上屯田子粒數多。

遣人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入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于是令戶部灌輸。買雜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谷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疋。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取利也。

緩。故利集。卽所稱湟中渭濱涼州振武之事。不啻過之。胡不及焉。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閑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墩堡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深材所陳者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烈。收貯之後。侵欺侈用。以管屯爲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

者矣。則有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覈地。明日徵逋。輒起王德中寧夏之變。卒令荒地儲竭。邊民凋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燁所陳者矣。恬熙旣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棄。芟粟不繼。士馬不肥。挖運例銀。所費不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廉幹吏。闢荒蕪。革豪徧。覈乾沒。修亭障。遠斥堠。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爲利。

歸于下。則人樂趨。往時爲邊帥豪戶。種田不荒蕪。而公糴亦紛紛請勘。適生厲階。夫與膏土沃田。鞠爲茂草。孰若捐以與人。請明詔有能開種者。悉與爲業。毋有所問。或以爲自鹽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盍令商輸粟于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實。蓋諸議之指大都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爲維持。鹽法之復。不可以不急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穡人成功。積豐于垣。士蹙。

于伍內有亡費之利而外有守禦之備以振威生氣制戎撻虜其惟屯政哉

王錫爵

復河套議全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畧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藉寇賫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筭。是故不能不爲圖。

難復
在事始
此言之
然終
無必勝之
意而意在
以待變
亦非計
之善者也
事者其
燕圖之

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具在。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躬御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旣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而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卧薪嘗膽而有志之士

二語確

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墾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砂磧爲墟。外之不足恃。爲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賢豪固畧于遠謀。抑其時或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出入。涉流履水。揮鞭近塞。蔑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蓄牧。遂其生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又今昔

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
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乃難乎、
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
萬全之筭也、請極言之、以干天聽、夫敵有盛衰、我、
有強弱、以強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爲無策、漢、
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
單于之膝、成衰、短祚內釁、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蕃、
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衰際、其衰弱也、馬步、

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
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於舟楫之間、烏林、
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爲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
國之長、而困於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
置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
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
爲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餘艗者、必濟義、
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爲力也、我國家拯天、

下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穢。兼之虜我生口。日滋月息。卽今小王。子俺荅諸部落。可三十四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耶衰耶。強耶弱耶。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倫。三五年來。雖賴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其功業也。非一矣。回視二祖之時。其強弱盈縮。又何如耶。河套久淪虜中。間諜罕至。虜又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

通來將弱
兵倫種種
情形如此
其于復套
也不亦難
幾

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況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累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爲逃遁。筈角時聞。

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於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之衆出塞。亦足以數萬之衆援之。否耶。有驍將以通糧道。否耶。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塞下兵。卽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產業之所

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於兵刃。怵於生死。尚每芻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於無人迹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卽不罷之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爲虜弱。而我利於征。秋冬馬肥爲虜強。而我利於守。春蒐於套。秋守於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爲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

鑒勢酌形
有如燎目

矣。而我馬不亦肥乎。乃止利於守。耶。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於征。耶。夫春夏馬瘦而虜騎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恐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爲強。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狀。歲一爲之。以待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

三舉。咸可得利。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兢以爲套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爲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難。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爲陵之

所不能爲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
原不以爲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
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離駐
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宴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
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
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
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
爲趙奢之所爲者乎。若曰俟虜出套拒河爲守。先將

渡口及可以履水道路。亟築垣牆。以次移置邊堡於
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摠兵官周尚文
所論似若可爲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爲
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萬餘。豈有空套以
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
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
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誠恐布
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况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

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者亦不下千餘里而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卽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攄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微幸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比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視我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智作輔天心助

順將來虜之盛衰強弱虜能保耶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薦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耶彼有其隙我乘其敝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己知彼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謹議

董其昌

字元宰南直華亭人官進禮部侍郎

8

防河議

全水性就下以不易之理勢也倘有故道可尋何必紛糾別議

今天下之最可患者莫如河河之最可患者尤莫如徐淮之間往者河決劉獸醫銅瓦箱諸處河南十餘州縣被其災于是天子爲罷當事諸臣特遣行河使者計畫利便顧此未足以當國家大患且有成畫矣廼者徐楊間自河臣建新堤以後幾十年無河患然以黃淮合流數千里洎湧淵漚之水束之一堤

今河流日淤。河身日高。計堤高于地丈餘。夏秋水漲。幾與堤並。是水顧行地上。堤不足恃。而潰溢且必至矣。設黃水直搗運河。而潰通灣天妃諸閘。則虞在漕。淮爲河激。縮而灌鳳泗。溢犯無已。則虞在陵寢。自清河出海。四折之地。排山振薄。撼城而出。一決則虞在全淮。民命此三患者。亦至博而難爲計矣。邇者建言之臣。爲國家出萬不得已之畫。欲議復老黃河故道者。此亦軫慮極思。而一勞暫費之必不可已者也。請

以治河諸策而試言其便。大抵先後言治河者。無過四策。曰開支河。濬海口。築遙堤。勤掃捲而已。夫河身未甚高。分支河以殺其勢。可也。今河淤且與岸等。令益分益引。不將奪正道而益甚其淤乎。海口之下。流旣濬。宜可以疏上流。然往者河臣建堤。自東安至雲梯。期于衝刷海口。今上流高壅。乃逾昔也。此其故。豈在海口乎。舊以縷堤束水。慮勢急橫溢。曩者新堤已遠。不復與水爭地矣。且有齧擊之患。卽欲議遠堤。

故道是
策所謂
名所無事

將何底止乎。掃捲之說可施于事勢未極之時。今河患在旦夕。卽歲掃且不勝其淤也。能以力爭而令其安流乎。夫水行地中者也。今且行地上矣。行地上勢必不能久積。不復故道而久亦必潰決。他徙他徙則必卒然橫出而變不可支。與任其橫出而有不可支之變。曷若引之故道而藉其安流之利也。古今治水者必曰就下。此非迂說也。今故道自漁溝鉄線一帶地窪下。計水勢所利莫便于此。國初陳平江始開會

通此寔正河。今自桃源三叉鎮起至瓦子灘約九十里。其河形尚存者三十里。茲循其舊而復之。是事非鑿而可據者。亦宜莫便于此。而或者以爲道遠費鉅夫故道不復則費少而終貽其害。復故道則費多而而必獲其利。况利獲則費可支。害貽而費尚無窮。此兩策者固相去遠也。陳平江時豈不藉其利。今且乘而害也。吾安知夫後之不復爾也。要之故道復而時脩。彼所謂四策者。則三患可以無虞。故道復而無以

善其後。則利害猶未可知也。顧在今日之計。誠未有長于此者。若夫消弭之本。與夫善後圖。非愚所能盡者也。

何宗彥

8 防海固藩議 全

今之譚東事者。蓋牘滿公車矣。任事者見謂我以封欵。彼而海上之盟。固若金石也。何順也。議事者見謂彼以封愚我。而其謀叵測。至且旦夕也。又何逆也。然而一順一逆。均非倭之情矣。夫謂封之足以欵彼者。謂其愛我耶。以武往而以好歸。皆媾者之詞耳。俛而聽命。必有厚覲。其非愛我也明甚。謂其畏我耶。我之

朝鮮寔中
國外藩足
以制倭之
不可無
綏之如

伎倆倭所畢知。平壤之捷。以當碧蹄可矣。其非畏我也。亦明甚。非愛非畏。而竟徘徊觀望。受封以返也。此其謀亦狡矣。然而遂謂倭能併朝鮮。以難我也。力未能也。恐朝鮮之中變也。而又遂謂倭能越朝鮮以攻我也。力亦未能也。恐朝鮮之議其後也。故任事者。而議事者。亦誦也。愚請借箸而籌之。釜山之寇已深。而其師已老。寇深則朝鮮積憤而思報。師老則朝鮮狎敵而易乘。進有勁敵。退無便汛。勢不得不挾中國。

策河對
人情如觀

以制朝鮮。而中國疲于奔命。憚于轉輸。勢不得不許一。封以結其局。而要之倭當已退之後。果肯泄泄而已耶。養其全力。一舉而下朝鮮。而又因朝鮮以肆螫于我。此一策也。不然則直走天津。扼我吭項。出偏師以綴朝鮮。而令其毋敢動也。又一策也。不然則候風入汛。北指登萊。南窺閩廣。吳越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恍惚蕩漾。莫可端倪。此又一策也。此三策者。倭所必出之計。而我內防海外防藩。所謂萬全之畧。烏

可不朝計而夕議之。竊聞倭之爲患也。拒之于岸。不若拒之于海。拒之于門庭之內。不若拒之于藩籬之外。拒之于海內者。中國自爲守也。拒之于藩籬外者。朝鮮爲中國守也。所謂自爲守者。法在據要害而充軍實。夫鴨綠江。朝鮮之犄角也。宜宿重兵以固封畧。而時令偏裨往來順口。張朝鮮而助之勢。時暇則修屯田之政。汎便則扼泛海之路。此遼左之急務也。天津京師之襟喉也。舊制海船頗稱得策。奈何因封而

遂廢之。今宜多製艤艫。練習水戰。招募近地土著。雜以南兵。以充其籍。時浮游於波濤之中。時偵探諸島嶼之上。此亦擁護神京之急務也。其他如守沙門諸島。以控登萊。守馬蹟諸山。以控淮揚。守大堵諸山。以控兩越。守澎湖諸島。以控閩廣。各以信地責成撫按。毋令一人一兵得及于岸。方爲完策。何也。我師海戰而勝者。十之七。內戰而敗者。亦十之七。其故有二。我師入海。效死莫逃。洪腫巨艦。可以凌賊。毒藥火器。

